沖虛至德真經四解

沖虛至德眞經四解卷之十　　聖十

仲尼

子列子旣師壺丘子林^(日損之師)友伯昏瞀人乃居南郭從之處者日數而不及

來者相尋雖復日日料簡猶不及盡也

雖然子列子亦微焉

列子亦自不知其數也

朝朝相與辯無不聞

師徒相與講肆聞於遠近

○盧曰來者旣多列子亦不知其數日日談○

講聖人之跡無不閑也

而與南郭子連牆二十年不相謁請

其道玄合故至老不相往來者也

相遇於道目若不相見者道存則視廢也門之徒役

以為子列子與南郭子有敵不疑敵隙

盧曰衆疑有隙怨見不相往來也

有自楚來者問子列子曰先生與南郭子奚

敵子列子曰南郭子貌充心虛耳無聞目無

見口無言心無知形無惕往將奚為

充猶全也心虛則形全矣故耳不惑聲目

不滯色口不擇言心不用知內外冥一則形無震動也盧曰貌全而心至終不耳目心口之爲辯也故心無所用知形無所憂惕

雖然試與汝偕往閱弟子四十人同行

此行也豈復簡優劣計長短數有四十故直而記之也

見南郭子果若欺魄焉而不可與接

欺魄士人也一說云欺頭神凝形喪外物不能得闚之矣

○顧視子列子形神不相偶而不可與群

神役形者也心無思慮則貌無動用故似不相攝御豈物所得群也

盧曰閱簡弟子往見之果若欺魄為像人若令之欺頭者形神不可與接也

南郭子俄而指子列子之弟子末行與言

偶在末行非有貴賤之位遇感而應非有心於物也

衎衎然若專直而在雄者

夫理至者無言及其有言則彼我之辯生

矣聖人對接俯仰自同於物故觀其形者似求是而尚勝也

盧曰末行者情未忘於是非耳衎衎然求勝之氣耳

子列子之徒駭之

見其尸居則自同於土木見其接物則若有是非所以驚反舍咸有疑色

盧曰疑其未忘勝負之心

范曰南明也居南郭則自幽而即明之意

○從之處者日數而不及以言保汝之衆也○朝朝相辯無不聞以言肄業之勤也而與南郭子連牆二十年不相謁請則又其道之兼忘而不相往來者相遇於道目若不相見則又其道之默契而無所用見若門之徒役遂以為有敵不疑曾不知夫體道之人彼我俱冥未嘗立敵也有自楚來而問者子列子告之以南郭子其貌充矣則全而不虧其心虛矣則剝而無物耳之聞也反聽而已目之見也內視而已默而識

之以口則無言覺而冥之以知則無知若然則踐形而上又孰有惕然震悸者然以且離人而常寂焉往而爲妄行而僞故言往將奚爲雖然適無往而不存亦無往而不可閱弟子四十人同行者言其與有心者偕至於丘也見南郭子果若欺魄焉而不可與接則悉然似非人矣顧視子列子形神不相偶而不可與群則咎然似喪其耦矣南郭子俄而指子列子之弟子末行[illegible]者與言則又拯而出感而應而不得已而後言

焉是其言也猶時女也曷嘗有心於爲言哉故自外觀矣殆見其衎衎然以道自樂其靜也專其動也直雖若有尚物求勝之心而所謂不雄成者常自若也彼偕來之衆方且疑其以道與世亢又烏能無議乎哉

子列子曰得無意者無言進知者亦無言

窮理體極故言意兼忘

用無言爲言亦言無知爲知亦知

方欲以無言廢言無知遣知希言傍宗之

徒固未免於言知也

無言與不言無知與不知亦言亦知

比方亦復欲全自然處無言無知之域此即復是遣無所遣知無所知遣無所遣者未能離遣知無所知者曷嘗忘知固非自然而忘言知也

亦無所不言亦無所不知亦無所言亦無所知

夫無言者有言之宗也無知者有知之主也聖人之心豁然洞虛應物而言而非我

言即物而知而非我知故終日不言而無
玄默之稱終日用知而無役慮之名故得
无所不言无所不知也
知斯而已汝奚妄駁哉
不悟至妙之所會者更麤至高之所適者
反下而便怪其應寂之異容動止之殊貌
非妄驚如何
虛日至知之與意兩俱忘言也若優劣不
等則須用言以導之用无言之言无知之
知亦何異乎言之與知雖然有道自皆辯

之則未嘗言未嘗不言未嘗知未嘗不知理正合如此而已汝何妄怪哉

政和日數而不及者言偕來者衆而夫子之不可及也列子亦微焉者言列子之道亦不可得而見也朝朝相與辯而不聞者道不可聞聞而非也不得已而有辯則其所聞也亦淺矣連牆二十年不相請謁則與老子所謂不相往來同意相遇於道目若不相見則不必目擊而道固存矣百骸九竅賦而存焉所謂貌充也宵然空然視

之不見所謂心虛也有人之形故耳目口形貌无不充无人之情故无聞无見无言无知无惕其室虛矣欺魄若存形而非眞猶所謂象人也形神不相偶謂神不守形衎衎然若專直而在雄者謂不能知雄而守雌以列子之道南郭且視之如此此其徒所以駭之而咸有疑色也言者所以傳道也言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故曰得意者无言可以言論者物之祖也而不知內矣故曰進知者亦无言用无言爲言亦言

者至言也无知為知亦知者至知也以我之无言合道之不言以我之无知合道之不知由得意與進知者觀之亦所以為言亦所以為知也其道不外乎此何妄駁之有

范曰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故得意者无言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故進知者亦无言无言者道也用無言為言者亦未能忘言无知者道也用无知為知者亦未能忘知雖未嘗忘言有所謂未之

嘗言者亦在可言之域雖或未忘知有所謂末之或知者亦在可知之域曰言曰知本無所遣亦無所累應物而言亦无所不言也而實无所言即物而知亦无所不知也而實无所知嚮之所謂道者如斯而已

汝將何驚耶

子列子學也上章云列子學乘風之道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老商一眄而已五年之後心更念是非口更言利害老商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更無是

非從口之所言更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

聘笑垂坐似若有褒貶升降之情夫聖人之心應事而感以外物少多為度豈定於一方哉

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外內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口無不同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心之所念言之所藏如斯而已則理

無所隱矣

黄帝篇已有此章釋之詳矣所以重出者先明得性之極則乘變化而无窮後明順心之理明无幽而不照二章雙出各有攸趣可不察哉

盧曰老子曰大智若愚大辯若訥人徒知言知之爲異不知夫不言不知之爲同故黄帝篇中明用無言之言以濟人此篇復重論言明用言之不殊於无矣

政和始得一眄言道存於目擊之間解頰

而笑言心得於形釋之外引之並席而坐
則進而與之俱內外進矣則妙而不可測
也形充空虛故心凝形釋骨肉都融造形
上極故理无所隱也
范曰御風而行猶有所待故上篇論乘風
之道此不復言以明列子之學臣直止是
而已

初列子好游壺丘子曰禦寇好游游何所
好列子曰游之樂所玩無故
言所適常新也

○人之游也觀其所見我之游也觀其所變○

人謂凡人小人也惟觀榮悴殊觀以爲休戚未覺與化俱往勢不暫停

游乎游乎未有能辯其游者

人與列子游則同所以游則異故曰游乎游乎明二觀之不同也未有辯之者言知之者鮮矣

盧曰覩物之變遷謝无恒人但樂其見吾觀其化此所以異於人

壺丘子曰禦寇之游固與人同歟而曰固與

人異歟凡所見亦恒見其變

苟无暫停之處則今之所見常非向之所見則觀所以見觀所以變无以為異者也

玩彼物之無故不知我亦無故

彼之與我與化俱往

務外游不知務內觀外游者求備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取足於身游之至也求備於物游之不至也

人雖七尺之形而天地之理備矣故首圓足方取象於二儀鼻隆口窊比象山谷肌

○內連於土壤血脉屬於川瀆温蒸同乎炎。火氣息不異風雲內觀諸色靡有一物不備豈須仰觀俯察履涉朝野然後備所見盧曰汝自以異於人人之所視未嘗異汝也何者汝知物知物之變遷不知汝之无故但外游而不內觀雖感物而亡身斯為至矣亦何必求備於外游乎

於是列子終身不出自以為不知游

既聞至言則廢其游觀不出者非自匿於門庭者也

政和所玩无故則常新也人之游也觀其所見於觀像聲色而已我之游也觀其所變則在消息盈虛未有能辨其游者言兩者之異未之或知也然以性見者於其所見亦常見其變也故曰凡所見亦常見其變以我徇彼則徒見彼之无故反外照內則在我者未嘗不常新也故曰玩彼物之无故不知我亦无故務外遊者與物俱徂見物不見性內觀者反身而識見性不見物窮響以聲此求備於物之類也處陰休

影此取足於身之類也故游之至與不至

唯內外之爲辯列子終身不出則反求諸

己之謂也

壺丘子曰游其至乎

向者雖列子之言游也未論游之以至故

重叙也

至游者不知所適至觀者不知所眂

內足於己故不知所適反觀於身故不知

所眂

物物皆游矣物物皆觀矣

忘游故能遇物而游忘覩故能遇物而覩

是我之所謂游是我之所謂覩也

我之所是蓋是无所是耳所適常通而无所凝滯則我之所謂游覩

故曰游其至矣乎游其所矣乎

盧曰夫形无所適目无注視則物无不視而物无不游矣若此游覩者真至游矣乎

政和至游者因性而動者也至覩者即性而見者也有所適則有盡性豈有盡者哉故至游者不知所適有所眡則有破性豈

○有破者哉故至觀者不知所眡无所不游○而實无所游无所不觀而實无所觀上與造物者游如斯而已故曰游其至矣乎

范曰物化无窮在彼為故在此為新有陰有陽而新故相除者天也有處有辯而新故相除者人也游之樂所玩无故則所適常新矣然人之游也觀其所見則以物之榮觀為可樂而已我之游也觀其所變則又與造物者游而觀復於芸芸之間也游乎游乎孰知其所然哉子列子之好游蓋

明夫此雖然物我異觀猶非其至故以人之游爲觀其所見不知亦恒見其變也以游之樂爲所玩无故不知我亦无故也是直務外游而不務内觀者耳又烏能道遥无爲而游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者耶

莊子曰人有能游且得不游乎人而不能游且得游乎唯體道者乃能游於世而不僻故務内觀者則由勝之内行乎无名者也務外游者求備於物則由勝之外志乎期費者也取足於身所觀在道游之至也

○求備於物所游在物游之不至也游之爲○樂若是其異故列子自以爲不知游而壷丘子復告之以游觀之說焉夫抉学以觀无妄者是謂至游不知所適則自適而已大觀而物无不可者是謂至觀不知所眂則內眂而已夫若然者道不違物物无非道則物物皆游物物皆觀是我之所謂游是我之所謂觀也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又何必以外游爲務哉道其至此則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古之人

人知之亦嚚嚚人不知亦嚚嚚者庶幾乎
此也

龍叔謂文摯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
乎文摯曰唯命所聽然先言子所病之證

盧曰文摯所醫止於藏府骨肉之疾耳龍
叔所說忘形出俗之心耳不與俗類自以
爲疾焉

龍叔曰吾鄉譽不以爲榮國毀不以爲辱得
而不喜失而弗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
如豕

○无往不齊則視萬物々皆无好惡貴賤

視吾如人忘彼我也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不有其家

觀吾之鄉如戎蠻之國天下爲一凡此衆疾爵賞

不能勸刑罰不能威盛衰利害不能易哀樂

不能移固不可事國君交親友御妻子制僕

隸

○夫人所以受制於物者以心有美惡體有

利害苟能以萬殊爲一貫其視萬物豈覺

有无之異故天子所不能得臣諸侯所不能

得友妻子所不能得親僕隸所不能得狎也

此奚疾哉奚方能已之乎

盧曰莊子曰譽之不加勸毀之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也夫契其神而忘其形者則貧富死生人畜彼此皆過客耳夫何異哉今用心之若此也則君臣朋友之道廢愛憎喜怒之心絕矣何方能愈之耶

文摯乃命龍叔背明而立文摯自後向明而望之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

舊說聖人心有七孔也

今以聖智爲疾者或由此乎非吾淺術所能已也

盧曰背明而立者反歸於凡俗之慮也向明而望者仰側至道之心也方寸虛者緣執書也一孔不達者未盡善也夫亡竅俱通者宣復以聖智之道爲病耶此病非文摯所能止

政和子之術微矣言其微妙之謂也龍叔所告以爲疾文摯所命謂之病則欲知其

受疾之始而已毀譽不能榮辱得失不能憂喜死生不能變其心貧富不能累其形視人如豕則忘人之貴於物視我如人則忘我之異於人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則无留居也觀吾之鄉如戎蠻之國則不擇地也凡此衆疾爵賞不能勸刑罰不能威則既不受制於人盛衰利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則又不見役於物仰固不可以事國君交親友俯固不可以御妻子制僕隷也昔之以天下辭者皆曰適有幽憂之病

則命龍叔背明而立向明而望之疑其有幽憂之疾故也聖人之道莫貴乎虚今日吾見子之心方寸之地虚矣則幾聖人者也耳目鼻口皆關於心六孔流通則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之謂也一孔不達則心疑矣視彼外物何足以爲之累然且謂之疾者豈病忘之類歟

范曰古之體道者萬物一視而无彼此之擇衆態一齊而无親踈之間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謷然不顧雖以天下非之失

由死而死故雖未終而自亡者亦常

常之於死雖未至於終而生理亦盡亦是理之常也

盧曰愛生死之身行生死之教而不存道俗以為常

由死而生幸也

犯理違順應死而未及於死此誤生者也

盧曰居遷謝之業而節於嗜慾者亦為知生之幸也

○故無用而生謂之道用道得終謂之常

○

用聖人之道存亡而得理也

有所用而死者亦謂之道用道而得死者亦謂之常

乗凶危之理以害其身亦道之常也

盧曰不役智以全者道也用此道而終者常也俗士役其智以至死以爲濟物之道也用此道而至死亦謂之常衆所樂者衆爲道衆所安者衆爲常然則出離之道與世間之道名同而實異也

政和所貴乎道者謂其可以死生也道獨

其所謂儻然不受得自是也吾无所喜失自是也吾无所憂不以生爲可樂死爲可哀自生自死而已不以富爲可欲貧爲可惡自貧自富而已視人如豕忘貴賤也視吾如人忘彼我也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則以家觀家而无不同矣觀吾之鄉如戎蠻之國則以鄉觀鄉而无不同矣夫若然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雖有斧鉞之威

○弗能禁盛衰利害不能易也哀樂之變不能移也天子所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近而○

妻子不得而親戚而僕隸不得而狎其道之大同若此彼且以之爲疾而冀其發藥焉殊不知此非藥石之所攻也文摯乃命龍叔背明而立則以體道爲心者欲其趨至幽之域故爾文摯自後向明而望之則以治人爲事者欲其離至幽之方故爾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則圓明之府瑩无纖埃而造乎對心之妙矣聖人之道其殆庶幾乎故曰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蓋所謂未達一間者夫如是

又豈淺術所能已也

無所由而常生者道也

忘懷任遇通亦通窮亦通其无死地此聖

人之道者也

盧曰至道常存不由外物

由生而生故雖終而不亡常也

老子曰死而不亡者壽通攝生之理不失

元吉之會雖至於死所以爲生之道常存

此賢人之分非能忘懷闇得自然而全者

也

盧曰真常順理隨形死生而自不亡者道之常也

由生而亡不幸也

役智求全貴身賤物進害就利務內役外雖之於死蓋由於不幸也

盧曰貪有生而亡道者不幸也

有所由而常死者亦道也

行必死之理而之必死之地此事實相應亦自然之道也

盧曰俗閒禮教之道必分而至死者

存而常今亦无往而不存獨存而常今故曰无所由而常生无往而不存故曰有所由而常死由其道而生則雖死而不亡是理之常也故曰由生而生故雖終而不亡常也乃若由生而亡非正命也故曰不幸也由其道而死則未終而亡不以爲變故曰雖未終而自亡者亦常乃若由死而生則罔之生也幸而免爾故曰由死而生幸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既化而生又化而化由於道聽於命方生方死乃常然

耳

范曰道二死與生而已生者造化之所始死者陰陽之所變體道之人通乎物之所造故死生亦大矣不得與之變也一將入於晝夜之道墮乎出入之機則出生入死莫覺莫悟或悅生而累形或忘生而徇利烏知其所以然哉故列子於此推而明之无所由而常生者可以生而生也可以生而生則雖考終厥命而有不亡之理此其所以爲常也若夫由生而亡是直不幸而

巳顏子之夭是也有所由而常死者可以死而死也可以死而死則雖未終其天年而有自亡之道此其所以爲常也若夫由死而生是直幸而免而巳盜跖之壽是也夫无所用而生者任自然之道乃能用道而得終有所用而死者行必死之道乃能用道而得死皆謂之常可也若幸不幸則言其變而巳

季梁之死楊朱望其門而歌

盡生順之道以至於亡故无所哀也

隨梧之死楊朱撫其尸而哭
生不幸而死故可哀也
隷人之生隷人之死衆人且歌衆人且哭
隷者猶群輩也亦不知所以生亦不知所以死故哀樂失其中或歌或哭也
盧曰得全生之理而歸盡者聖賢所以不哀也失真以喪理與至於死者賢智所以傷也凡衆人之生死歌哭皆物之常何知其所至哉
政和死而不亡則其死可樂所以望其門

而歌不幸而死則其死可哀所以撫其尸而哭乃若隸人之生死則或相和而歌或相環而哭又烏知死生之所在

范曰傳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夫歌哭異道禮之吉凶所以不相干也唯體道之人則不然故季梁以道爲任其死也楊朱望其門而歌豈非以順受其正則於死爲不足哀故歟古之人有臨尸而歌者如此而已隨梧不能忘我其死也楊朱撫其尸而哭豈非以不幸而死則於其死爲不敢樂

○故敗古之人有人哭亦哭者如此而已雖○然悲樂者德之耶至人豈有心於爲是哉雖望門而歌曾不知今之歌者其誰乎雖撫尸而哭殆非噭噭然隨而哭之也與夫隸人之生死而衆人且歌衆人且哭者異矣

目將眇者先睹秋豪

盧曰老人之視也遠則見近則昏是失明之漸也

耳將聾者先聞蚋飛

盧曰秦呼蚊爲蚋患耳者聞耳中蟲飛之聲是失聰之漸也

口將爽者先辯淄澠

爽者差也淄澠水異味既合則難辯別也

盧曰余陵反二水名在齊地

鼻將窒者先覺焦朽

焦朽者有節之氣亦微而難別也

體將僵者先亟犇佚

僵者仆也如顏淵知東野之御馬將奔也

與人之理亦然

心將迷者先識是非

目耳口鼻身心此六者常得中和之道則不可渝變居亢極之勢莫不頓盡故物之弊必先始於盈滿然後之於虧損矣窮上反下極盛必衰自然之數是以聖人居中履和視目之所見聽耳之所聞任體之所能順心之所識故智周萬物終身全具者也

盧曰口失正味則別有所辯鼻失所聞則別有所覺體將僵仆必先奔馳心迷至道

在於是非是非所以彰道之所以亡

故物不至者則不反

要造極而後還故聰明強識皆爲開昧衰
迷之所資

盧曰反其常執則階於至道矣故曰視秋
豪之末者不見太山聽蚊蚋之音者不聞
雷霆故莊子曰膠離朱之目故天下皆明
矣戾工輸之指故天下皆巧矣合儒墨之
學矜是非之名以爲富記糟粕之跡以爲
能欲反於真何方可致也故易曰无思也

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此聖人所以
殷勤於至道也
政和物極心反是事之變一受其成形不
亡以待盡故未免乎累聖人不位乎其形
冥冥之中獨見曉焉无聲之中獨聞和焉
豈以形累神哉
范曰睹秋豪者將以為明曾不知五色令
人目盲也聞蚋飛者將以為聰曾不知五
音令人耳聾口之於味固有能辯淄澠者
矣而五味濁口或至於使口厲爽鼻之於

臭固有能覺焦朽者矣而五臭薰鼻或至於困惾中顙體將僵者先亟奔佚此東野之馬所以至於必敗也心將迷者先識是非此是非之彰道之所以虧也物極則反自然之理聖人覺此而冥焉消息盈虛與時俱行進退存亡不失其正耳目之視聽一无所役鼻口之納嘗一未嘗縱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死生亦大矣而无變于已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

沖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

沖虛至德眞經四解卷之十一　　聖十一

仲尼

鄭之圃澤多賢

　有道德而隱默者也

東里多才

　有治能而參國政者

　盧曰脩崇道德者賢習文審刑者才

圃澤之役有伯豐子者役猶弟子行過東里遇鄧析

　鄧析鄭國辯智之士執兩可之說而時无

抗者作竹書子産用之也

鄧析顧其徒而笑曰爲若舞彼來者奚若

世或謂相嘲調爲舞弄也

其徒曰所願知也知猶聞也

盧曰鄧析自矜於其同侶爲而欲欺弄於

伯豐析之門人咸願如此也

鄧析謂伯豐子曰汝知養養上去下上聲之義乎

盧曰張湛云上音颺字下音癢字

受人養而不能自養者犬豕之類也養物而

物爲我用者人之力也使汝之徒食而飽衣

而息執政之功也

喻彼爲犬豕自以爲執政者也

長幼群聚而爲牢藉庖廚之物奚異犬豕之

類乎伯豐子不應

非不能應蔑而不應

盧曰爊其不知本不足與言也

伯豐子之從者越次而進曰大夫不聞齊魯

之多機乎

機者巧也多巧能之人

○有善治土木者有善治金革者有善治聲樂

者有善治書數者有善治軍旅者有善治宗廟者群才備也而無相位者無能相使者孪立則有所不周藝成則有所不兼巧偏而智敵者則不能相君御者也而位之者無知使之者無能而知之與能為之使焉

不能知衆人之所知不能為衆人之所能群才並為之用者不居知能之地而无惡无好无彼无此則以无為心者也故明者為視聽者為聽智者為謀勇者為戰而我

无事焉荀粲謂傅嘏夏侯玄曰子等在世榮問功名勝我識減我耳嘏玄曰夫能成功名者識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有餘於末者耶答曰成功名者志也局之所弊也然則志局自一物也固非識之獨濟我以能使子等爲貴而未必能濟子之所爲也

執政者廼吾之所使子奚矜焉鄧析無以應目其徒而退

夫任群才以爲理因服物以爲用使雖犬
○牛馬咸得其宜士農工商各安其位者唯○

有道者能之耳豈汝曹自致耶汝徒見其末而不識其本欲以螳蜋之臂而拒車轍者是不知量也鄧析理析而恥見其徒故目之而去也

政和百家衆技不能相通譬如耳目鼻口也各有所長時有所用然有眞君存焉其使形者也治土木金華以為器治聲樂書數以為用治軍旅以禦外治宗廟以善內群才可謂備矣然皆有之以為利者必无之以為用廼能總而一之蓋有為則有所

不能爲无爲則无所不爲故曰位之者无知使之者無能而知之與能爲之使焉鄧析不通乎此以執政自矜宜其見笑於大方之家伯豐子不應則不言之辯也

范曰賢以德言才以能言伯豐子即上篇所謂弟子伯豐是也鄧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蓋辯者之囿故以養養之義難伯豐子也傳曰巧者勞而智者憂無能者无所求飽食而遨遊夫體道之人去其智巧而復於无能則食而飽衣而息固未嘗

有爲也彼且以是爲犬豕之類宜乎伯豐子之能以不應歟若夫齊魯之多機有土木金革之工有聲樂書數之藝有治軍旅以即戎者有治宗廟以奉祀者群才必備莫能相兼故無相位無相使者殆亦巧者勞而智者憂之類歟然則天下之治能者多矣百家衆技皆有所長時有所用譬如耳目鼻口不能相通見天地之純全明古人之大體者唯聖人而已故不務知衆人之所知而有知者爲之用不強能衆人之

所能而有能者為之役又孰弊弊然以胥易技係勞形怵心為事耶老氏所謂用人之力者如此而已

公儀伯以力聞諸侯堂谿公言之於周宣王王備禮以聘之公儀伯至觀形懦夫也懦者弱也

宣王心惑而疑曰女之力何如公儀伯曰臣之力能折春螽之股堪秋蟬之翼〔堪猶勝也〕王作色曰吾之力能裂犀兕之革曳九牛之尾猶憾其弱〔憾恨〕女折春螽之股堪秋蟬之翼而力

聞天下何也公儀伯長息退席曰善哉王之問也臣敢以實對臣之師有商丘子者力無敵於天下而六親不知以以未嘗用其力故也

以至柔之道御物物无與對故其功不顯

臣以死事之乃告臣曰人欲見其所不見視人所不窺欲得其所不得修人所不爲

人每攻其所難我獨爲其所易

盧曰衆人之所爲衆人之所視者皆利名之道動用之跡耳衆人所窺不爲者斯乃有道者之所遊故能無敵天下者力无對

也

故學眎者先見輿薪學聽者先聞撞鐘夫有易於內者無難於外

古人有言曰善力舉秋毫善聽聞雷霆亦此之謂也

於外無難故名不出其一道

道至功玄故其名不彰也

盧曰輿薪近物也撞鐘巨聲也夫易聞易見自近而及遠也夫善為生者先養其神神全則无為之功著則外物无不通故曰

有易於內者无難於外也是以得之於一心成之於一家故外人不知也

今臣之名聞於諸侯是臣違師之教顯臣之能者也

未能令名迹不顯者也

然則臣之名不以負其力者也

愈免於矜故能致此也

以能用其力者也

善用其力者不用其力也

不猶愈於負其力者乎 矜能顯用

盧曰我雖不及師之隱晦其迹也豈不猶
負其能而自顯乎夫合大道而化萬物者
爲有力也故莊子曰藏山於澤藏舟於壑
有力者夜半負之而趨昧者猶不知也而
宣王誤爲筋力耳

政和積衆小不勝爲大勝者惟聖人能之
豈尚力之謂哉此不用力所以爲真有力
者歟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故曰人欲見
其所不見視人所不窺欲得其所不得修
人所不爲自有所見棄而忘之以至於无

見則視乎冥冥无以異於見與薪也自有所聞棄而忘之以至於无聞則聽乎無聲无以異於聞撞鐘也德之不形名安所出哉然則顯其名者是違其教矣唯猶愈於尚力以求名此所以見取於時也

范曰折春蠶之股堪秋蟬之翼可謂弱矣而弱者道之用也裂犀兕之革曳九牛之尾可謂剛矣而剛者死之徒也故天下有常勝之道曰柔常不勝之道曰剛公儀伯之師力無敵於天下而六親不知者殆亦

操常勝之道而未嘗用其力者歟夫天下之理能視人所不窺者乃能見人之所不見能修人所不為者乃能得人之所不得見與薪者不為明目而學視者必先見與薪聞撞鍾者不為聰耳學聽者必先聞撞鍾何則先其易者後其難者則終无難矣唯其無難故名无得而稱之也公儀伯之以力聞諸侯疑若違師之教而顯臣之能者然以能用其力此於力无所以負也若夫以力較力者合衆力而攻之彼有時而

屈又烏能馳騁天下之至堅哉莊子曰用
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而況乎无
不用者乎此公儀伯之能用其力所以不
若商丘子之未嘗聞也

中山公子牟者魏國之賢公子也

公子牟者文侯之子作書四篇號曰道家
魏伐得中山以邑子牟因曰中山公子牟
也

盧曰公子牟文侯之子也封於中山故曰
中山公子

好與賢人游不恤國事而悅趙人公孫龍

公子牟公孫龍似在列子後而令稱之恐
後人所增益以廣書義苟於統例无所乖
錯而足有所明亦奚傷乎諸如此皆存而
不除

樂正子輿之徒笑之公子牟曰子何笑牟之
悅公孫龍也子輿曰公孫龍之爲人也行無
師學無友

不祖宗聖賢也

佞給而不中

○雖才辯而不合理也

漫衍而無家

儒墨刑名亂行而无一定之家

好怪而妄言

愛奇異而虛誕其辭

欲惑人之心屈人之口與韓檀等肆之

韓檀人姓名共習其業莊子云桓國公孫

龍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固

盧日行不因師獨學无友辯而不中於理

漫衍而无所宗其道能屈人之口不能服

○

人之心也韓檀莊子云桓團俱爲人名聲
相近者也
公子牟變容曰何子狀公孫龍之過歟請聞
其實
不平其言故形於色罪狀龍太過故責其
實驗也
子輿曰吾笑龍之詒孔穿
孔穿孔子之孫也世記云爲龍弟子詒欺
也
○言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發發相及矢矢

相屬前矢造準而無絶落後矢之括猶衛弦視之若一焉

箭相連屬无絶落處前箭著堋後箭復中前箭而後所湊者猶衛弦視之如一物之相連也

孔穿駭之龍曰此未其妙者逢蒙之弟子曰鴻超怒其妻而怖之引烏號之弓綦衛之箭

烏號者黄帝弓也綦者地名也出美箭衛者羽也

射其目矢來注眸子而眶不睫矢墜地而塵

不揚

箭行勢極雖著而不覺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也

是豈智者之言與公子牟曰智者之言固非愚者之所曉（以此言戲子輿）後鏃中前括鈞後於前

同後發於前發則無不中也近世有人擲五木百擲百盧者人以為有道以告王夷甫夷甫曰此无奇直後擲如前擲耳庾子嵩聞之曰王公之言闇得理皆此類也

矢注眸子而眶不睫盡矢之勢也

夫能量弓矢之勢遠近之分則入物之輿不入在心手之所詮不患所蹉跌今設令至拙者闇射箭之所至要當其極當其極也則豪分不復進闇其極則隨遠近而制其深淺矣劉道眞語張叔奇云嘗與樂彥輔論此云不必是中賢之所能孔顏射者則必知此湛以爲形用之事理之麤者偏得其道則能盡之若庖丁之投刃匠石之運斤是偏達於一事不待聖賢而後能爲之者也

子何疑焉

盧曰均後於前者百發如一焉故視之若一耳䀝不睫者矢勢至睫而盡矣故塵不揚於地非是中睫而落也子輿之聞視之若一也則謂自弦及𦐂箭相連接不絶如一焉聞注眸而墜則謂射目不入是解之不了於至理非公孫龍之詭妄焉

樂正子輿曰子龍之徒焉得不飾其闕吾又言其尤者甚尤龍誑魏王曰有意不心

○夫心寂然无想者也若横生意慮則失心○

之本矣
盧曰心之動者爲意世人皆識其意而不
識其心
有指不至
夫以指求至者則必因我以正物因我以
正物則未造其極唯忘其所因則彼此互
得矣惠子曰指不至也
盧曰凡有所指皆未至也至則无指矣
有物不盡
在於羅有之域則常有有在於物盡之際

則其一常在其一常在而不可分雖欲損之理不可盡雖因而不損即而不違則秦山之崇峨元氣之浩茫泯然爲一矣惠子曰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也盧曰若盡則非有也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者折之雖多但微細而理不應盡也

有影不移

夫影因光而生光苟不移則影更生也夫萬物潛變莫不如此而惑者未悟故借喻

於影惠子曰飛鳥之影未嘗動也

盧曰移則影變矣新新相及故不見其移焉

髮引千鈞

夫物之所以斷絕者必有不均之處處皆均則不可斷故髮雖細而得秤重物者勢至均故也

盧曰細而衆鈞可以舉重亦猶毛之折軸積而不輕也

白馬非馬

此論見存多有辯之者辯之者皆不弘通
故闕而不論也
盧曰白以命色馬以命形白馬非馬辯形
色也
孤犢未嘗有母不詳此義
盧曰謂之孤犢安得有母也
其負類反倫不可勝言也
負者猶背也類者同也言如此之比皆不
可備載也
公子牟曰子不諭至言而以爲尤也尤其在

子矣（尤失反在子與）夫無意則心同（同於无也）無指則皆

至（忘指歟无所不至也）盡物者常有

常有盡物之心物既不盡而心更帶有也

影不移者說在改也

影改而更生非向之影墨子曰影不移說

在改爲也

髮引千鈞勢至等也

以其至等之故故不絕絕則由於不等故

墨子亦有此說也

白馬非馬形名離也

離者猶分也白馬論曰馬者所以命形也
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尋此
等語如何可解而猶不歷然
孤犢未嘗有母非孤犢也
此語近於鄙不可解也
皇十一
樂正子輿曰子以公孫龍於鳴皆條也
十二
謂龍之言元異於馬而皆謂有條貫也
設令發於餘竅子亦將承之
既疾龍之辯又忿牟之辭故遂吐鄙之慢
言也

○公子牟默然良久告退曰請待餘日更謁子○論

既忿氣方盛而不可理諭故遜辭告退也
盧曰失理而忿者不可與言故告退也
政和行毀乎隨故欲其有師學陋於獨故
欲其有友多言數窮不如守中故佞給者
爲不中百家衆技時有所用故漫衍者爲
无家有射之射有不射之射後鏃中前括
不過鈞後於前矢注眸子而目不瞚故不
過盡矢之勢而已是射之射又何疑焉意

生於心有意而心異矣故有意不心而无意則心同指以指物所不指則不至故莫若无指則皆至物不可窮也必有其物而欲盡則常滯於有故有物不盡而盡物者常有影不移者謂或枉或直其影則一故其説在改也髮引千鈞謂積小不勝爲大勝故曰勢至等也雖然公孫龍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列子載此蓋所以袪邪説之敝

范曰傳稱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

心易人之慮能勝人之口不服人之心而龍之自稱亦以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爲至達則詭辭數萬固无足法者中山公子牟莊子以爲有意於道而未至故以公孫龍爲至言而悅之荀卿并與十二子而非之者蓋以此也夫龍之爲人行无師學无友佞給而不中漫衍而無家好怪而妄言徒欲惑人之心屈人之口而已茲樂正子輿所以非之歟觀其詒孔穿有曰善射者能令後

鏃中前括斯謂之鈞後於前可矣鴻超之射其妻夫注眸子而眶不睫斯謂之盡矢之勢可矣若夫有意不心有指不至有物不盡有影不移髮引千鈞白馬非馬孤犢未嘗有母是又負類反倫有不可勝言者

樂正子輿曰子以公孫龍鳴皆條也豈非其言之無謂猶風之鳴衆竅故歟雖然公子牟常悅龍之為人矣而莊子復有公孫龍問魏牟之說乎況之以坎井之蛙者蓋始悅而終非之故也

堯治天下

天下欲治故堯治之

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不知億兆之

願戴己歟不願戴己歟

夫道治於物者則治名滅矣治名既滅則

堯不覺在物上物不覺在堯下

顧問左右左右不知問外朝外朝不知問在

野在野不知

若有知者則治道未至也

堯乃微服游於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蒸民

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蒸者衆也夫能使萬物咸得其極者不犯其自然之性也若以識知制物之性豈順天之道哉

堯喜問曰誰教爾爲此言童兒曰我聞之大夫大夫曰古詩也

當今而言古詩者則今同於古也

堯還宮召舜因禪以天下（功成身退）舜不辭而受之（會至而應）

盧曰夫貴其身以居衆人之上也則常懼

不尊於人處其身以居衆人之上也則常恐不益於物若無亡於天下者則順之而不宰理之於未萌取之不以爲尊去之不以爲失如天之運四時成焉如地之載萬物生焉功成事遂而身退者也故无私焉夫能无私也稱大位而不慊受大位而不辭也

政和充非有人非見有於人非有人故天下治與不治所不知也非見有於人故億兆之願戴己與不戴己所不知也問之左

右關之在朝閭之在野皆所不知則蕩蕩乎民无能名焉故也立我蒸民莫匪爾極則衣食足而咸受命之中不識不知則衣食足而循天之理百姓謂我自然此之謂太上之治

詑曰有心於爲治者天下未必治惟无以天下爲者乃能治之不能爲異者人未必戴必有異焉人乃戴之然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則治與不治吾无容心也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則治之者必本於无爲神

人惡衆至衆至則不比則戴與不戴吾无容心也天下樂推而不厭則戴之者有所不能釋故堯在位五十年而天下之治與不治億兆之願戴已與不願戴已皆所不知也百姓謂我自然帝力於我何有問之左右問之外朝問之在野殆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若夫游於康衢聞兒童之謠然後知其立我蒸民者莫匪爾極順帝則者不識不知豈非治極於无象而然耶夫立我蒸民莫匪爾極思文嘗以是而稱后

稷矣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皇矣嘗以是而稱文王矣故列子舉此以譽堯直曰古詩而已堯遷宮召舜因禪以天下者功成而不居故也舜不辭而受之者會至而能應故也且以堯之爲帝也以黃屋爲非心舜之爲帝也有天下而不與則其相授受固自有道矣而史之所記謂堯之授舜則有歷試之事謂舜之受堯則有升聞之德嗚呼豈其所以爲堯舜哉

關尹喜曰在已無居

況然无係豈有執守之所

形物其著

形物者猶事理也事理自明非我之功也

其動若水

順物而動者故若水也

其靜若鏡

應而不藏者故若鏡也

其應若響

應而不唱者故若響也

虞曰天至極者神也微妙玄通深不可極

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常在於己而莫知其居形萬物而不可著見其動若水潤下而濟上其靜若鏡照用而不衰其應若響不遺於物此養神之至理也

故其道若物者也物自違道道不違物

同於道者道亦得之

盧曰此至道者非有形之物而善應而不遺故物自違道道不違於物也

善若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亦不用力亦不用心

唯忘所用乃合道耳

欲若道而用視聽形智以求之弗當矣

盧曰欲得善為此道者黜支體黜聰明虛其心而養其神則自然而自證也

瞻之在前忽然在後用之彌滿六虛廢之莫知其所

道豈有前後多少哉隨所求而應之

盧曰唯此養神之道難知難見非有非无瞻之者居萬物之先輕忽之者不與物競用之則六虛皆備廢之則莫知所存獨立

而不攺周行而不殆其至矣哉

亦非有心者所能得遠亦非無心者所能得近

以有心无心而求道則遠近其於非當若兩忘有无先後其於无二心矣

盧日有心而求之者自遠於道非道遠之也无心而合道自近之於道其道近之也有心无心人自異耳道无遠也

唯默而得之而性成之者得之自然无假者則无所失矣

知而亡情能而不為眞知眞能也

知極則同於无情能盡則歸於不為

盧曰唯默然而内昭因性而成者乃得之矣知因性者必亡其情能亡其情而无為者此乃眞知眞能也

發槩知何能情發不能何能為

盧曰夫發者起人所不能知更何能為情哉發起人所不能為復何能自為情哉惑者變性以為情智者變情以為性故易曰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也

聚塊也積塵也此則府宅雖無爲而非理也

盧曰夫无爲者而無不爲也若兀然如聚塊積塵者雖則去情無爲非至理者也

政和道行於萬物之上聖人體道運而无積而物不能離焉故曰在己无居形物其著所謂其動若水者言與物委蛇而同其波順理而動也其靜若鏡者不將不迎應而不藏靜而不變也其應若響者未嘗唱也常和人而已道也者應物而不造故也道若物也物益遠於道所謂物自違道道

大同於物所謂道不違物无始曰道不可
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所以善
若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黄帝曰无虞
无脈始安道无思无慮始知道所以善若
道者亦不用力亦不用心形色名聲累不
是以得彼之情故曰欲若道而用視聽形
智以求之邪當矣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者
言不可度也用之彌滿六虛廢之莫知其
所者言不可執也致道者忘心心无所知
是謂得之有心者无心者皆未能忘心也

故不足以有得默而得之性而成之无所用其心者也故有以得之知而忘情則无知之累是謂眞知能而不爲則无能之巧是謂眞能若發乎无知又何以能情若發乎不能又何能爲也道常无爲而无不爲聚塊也積塵也雖曰无爲豈道也哉故曰雖无爲而非理也

范曰有積也故不足无藏也故有餘至人无積亦虛而已故體道在己未嘗居而有之也然善貸且成豈常有心於泛應哉形

物之著感其自受爾故順而不逆其動若水應而不藏其靜若鑑和而不唱其應若響順物自然无容私焉是其道之所以若物者歟夫道不遠人人自遠道故曰物自違道同於道者道亦得之故曰道不違物

善若道者耳目有所不用即耳目以求道則視聽雖詳只為聾盲心力有所不用即心力以求道則形智雖勞只為桎梏又烏能當於道哉惟道之運无乎不在瞻之在前隨之不可忽焉在後迎之不可用之彌

備六虛則塞乎天地之間而不覩其端倪也廢之莫知其所則入於窈冥之間而莫窺其眹兆也遠玄者玄亦遠之亦非有心者所能得遠近玄者玄亦近之亦非无心者所能得近惟即默而識者乃能得之惟率性而行者乃能成之道之在我其无所失矣故古之人知而忘言是爲眞知乃无所不知能而不爲是爲眞能乃无所不能若夫聚塊也積塵也蔽於莫爲豈所謂道者哉

沖虚至徳真經四解巻之十一